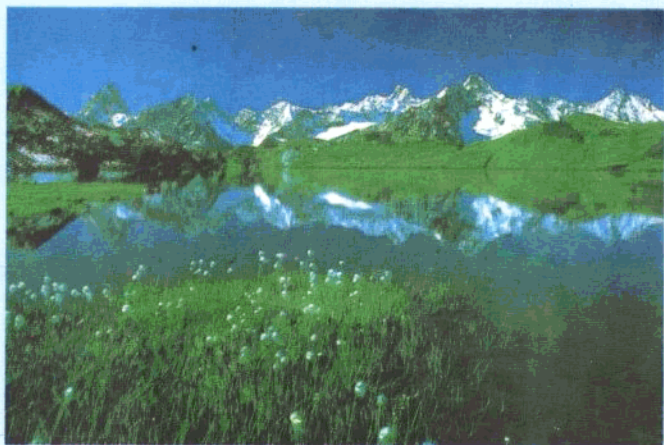


当代中青年作家新著丛书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论

蒲惠民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序

霍松林

蒲惠民同志寄来了他的《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论》书稿，嘱我写序。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几乎没有人愿意读诗的时候，惠民仍乐此不疲，继续寂寞地耕耘在民族诗歌这块园地里，艰苦地进行着“再创造”，基于此，我乐之为序。

少数民族诗歌，是我国诗歌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来，在党的培养下，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卓有才华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对繁荣我国当代诗歌创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认真总结他们的创作经验，对于推动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项工作，至今还做得很不够。惠民撰写《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论》，无疑是在这个领域里做了一件富有开拓意义的工作。

这个集子中所论述的19位少数民族诗人，有的是解放前就已经开始创作，横跨两个时代的诗界前辈；有的是解放初期就已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有的是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粉碎“四人帮”以后蜚声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标志着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水平。惠民对他们进行评论的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他们的创作道路进行了客观地考察和扫描；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审美视角，对他们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和评论，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存在的缺陷，并结合

具体作品探讨了当代诗歌创作中的有关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揭示了诗歌创作的一些客观规律，为读者勾勒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在目前文学批评落后于创作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出版，既有助于培养读者的审美情趣，提高读者的艺术鉴赏力，也对研究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和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有较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惠民是我60年代初期的学生。与他的同代人一样，他毕业后不久就经受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磨难。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假话泛滥、诬陷成风的荒唐岁月里，他的生活充满了苦涩，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但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珍贵的教益：他的思想磨砺得成熟了，摆脱了青年时候的单纯和盲从，获得了独立思考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对现实的态度和评价，也更加冷静和客观，这对他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工作，无疑有许多好处。

文学批评既要求作者不断地提高思想水平，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知识，还要求作者精通美学，具有深厚的哲学修养。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艺术作品充分而且完全的理解，只有通过哲学的批评才有可能，而哲学批评的任务是从局部和有限中找出一般和无限的表现。自然，这种批评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①惠民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希望他知难而进，更深入地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分利用哲学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增强批评的透视力，使自己的诗歌批评更上一层楼。

1996年3月中旬写于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

^①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一集，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目 录

序	霍松林
蒙古族新文学的开拓者	
——纳·赛音朝克图和他的诗	(1)
当代蒙古族的优秀诗人	
——巴·布林贝赫和他的诗	(16)
爱国主义的强音	
——评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诗	(29)
抒发人民的心声	
——评克里木·霍加的诗	(43)
小毡房走出的诗人	
——评库尔班阿里的抒情诗	(53)
东乡族的第一个诗人	
——评汪玉良的诗	(60)
一只冲出网茧的蚕	
——评木斧的诗	(72)
饱含现代意识的民族诗	
——评高深的诗	(82)
论汪承栋诗的民族特色	(93)

军人气质藏人魂	
——评饶阶巴桑的诗·····	(106)
优美动人的草原新牧歌	
——评伊丹才让的《雪山集》·····	(119)
他找到了自己	
——评胡昭的诗·····	(128)
一簇独放异彩的金达莱花	
——评金哲的诗·····	(140)
苍山洱海 绚丽多姿	
——论晓雪的诗·····	(149)
南国边疆 风光如画	
——评张长的诗·····	(168)
韦其麟的叙事诗·····	(176)
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中	
——评包玉堂的诗·····	(197)
石太瑞的抒情诗·····	(208)
金芦笙的奏鸣曲	
——评潘俊龄的诗·····	(218)
后 记·····	(225)

蒙古族新文学的开拓者

——纳·赛音朝克图和他的诗

纳·赛音朝克图是蒙古族极负盛名的诗人，是蒙古族新文学承前启后的先行者。他在 35 年的文学创作中，出版了 20 多部专集，对蒙古族民族文学语言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起了典范作用，开创了一代新风，将蒙古族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对我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纳·赛音朝克图原名赛春嘎，1914 年生于内蒙古正蓝旗扎苏太村一个牧民家庭。15 岁开始在家乡小学学蒙文，以后去张北青年学校学习。1937 年到日本东京东洋大学师范系学习，1942 年毕业回国后在张家口当小学教师。1945 年 8 月 15 日，纳·赛音朝克图和内蒙古人民一起迎来了解放。同年 9 月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苏赫巴托高级党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47 年冬天，纳·赛音朝克图回到祖国，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建国以后，纳·赛音朝克图先后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等单位从事出版、编辑工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于 1973 年 5 月不幸逝世。

当代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对纳·赛音朝克图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是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①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十分正确的。内蒙古草原的千里沃野孕育了他的诗情，优美的草原牧歌哺育了他的诗，使他成为我国文艺界公认的蒙古族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纳·赛音朝克图是1938年在日本学习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的。在日本，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罪恶，激发了他对日本统治阶级的强烈仇恨，和对亚洲特别是中国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唤起了他为中国各民族解放、人民自由和祖国独立而斗争的坚强信心。这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普希金、拜伦、海涅、惠特曼、托尔斯泰和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在经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感情、生活、知识和文学技巧的积累之后，他开始用蒙文进行诗歌创作。

纳·赛音朝克图解放前出版过两本诗集《心之友》、《我们前进的杵臼之声》和散文集《沙漠的故乡》、《蒙古民族的兴盛之呼声》。其中的代表作如《压在苦笆下的小草》、《窗口》、《我的爱点燃在恋人的心间》、《拣牛粪的姑娘》等，表现了对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抗争，对光明的热烈呼唤，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在《压在苦笆下的小草》中，诗人把奴役人民的封建王公势力比作“破旧而腐朽的苦笆”，并预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你可知道一切陈旧的东西终归灭亡，

新生的事物必然蓬勃成长？

看吧，我将以巨大的威力挣脱你的纠缠，

去和天空的曙光会面！

这首诗托物言志，诗人以小草自喻，通过自身的遭遇，反映了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的命运。这小草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对封建势力投以无情的蔑视，对光明的未来充满着坚强的信心。全

诗语言明快，意境深远，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的真切感受，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给人以深沉含蓄的审美感受。

在1939年写的《窗口》中，诗人更加热切地呼唤光明和自由：

啊！窗口，给我流送进来——

那驱散心中烦闷的黎明的光辉，

点燃伟大理想的灿烂的阳光，

和唤醒清新知觉的爽朗的空气，

啊，窗口，让它们流到我的房间里来！

从这种热切的呼唤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纯真、善良和渴盼幸福生活的心灵。这首诗构思新颖，诗人选取“窗口”作为抒情对象，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从瞬间的不同感受出发，创造出透明而富有蕴藉的意象，并巧妙地把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使读者获得一种感受上的暗示效果。全诗节调欢快，感情奔放，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

总的说来，纳·赛音朝克图早期的诗歌，表现了一个热爱祖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反映了他热烈追求光明的愿望，展示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然而，这时的诗人还未能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洪流中，他对光明的追求也只是一个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在书斋中的呼喊，而不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吹起的战斗号角；他追求光明，却不知道找到光明的途径，诗中不时流露出一个小民族知识分子的苦闷、惆怅与迷惘。因而他的诗和这个伟大的时代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尽管这样，他早期的诗歌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封建王公势力统治下蒙古族“人民贫困、愚昧、濒于消亡的绝境”^②的生活真实，表现了在黑暗笼罩下蒙古族人民的觉醒。在艺术上，他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反映民族生活，传达自己的感情，创造新颖的意境，技巧已比较圆熟。因而，这些诗歌发表后，在蒙古族

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纳·赛音朝克图带来了诗人的声誉。

二

纳·赛音朝克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赫巴托高级党校学习期间，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一扫旧日的迷惘、彷徨和苦闷，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事物和分析生活，写出了《乌兰巴托颂》、《曙光》、《两个挤奶员》等诗篇，满腔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工人、农民的伟大创造力量，歌颂中蒙人民的友谊。解放战争时期，纳·赛音朝克图写了歌颂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歌颂战斗英雄，鼓舞人们斗志的《沙原，我的故乡》、《纪念人民英雄陶高的功绩》等诗篇。这些诗既保持了她的诗歌意象新颖、语言优美的特点，又有了新的突破和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纳·赛音朝克图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伟大的祖国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历史的巨变，使诗人既惊喜又振奋。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空前的创作热情。他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入新生活的洪流中，热情拥抱这光明的世界；他以高亢的琴弦，弹奏着对新生活激越、欢快的曲调；他用火一样的热情，歌唱自己民族的新生，歌唱拯救自己民族出苦海的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表达自己作为新中国主人的无比自豪和幸福的感情。诗人在建国初期写的《我们的国旗》、《迎接国庆节的时候》等感情真挚的诗章，就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也传达了百万翻身牧民对党的赤诚的心声。

伟大的党不仅给草原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也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团结和友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

的友好团结代替了昔日那种民族之间长期的隔阂和仇恨。如今，各兄弟民族亲密团结，共同建设着祖国的边疆，纳·赛音朝克图的《幸福和友谊》就反映了这一主题。这首诗描绘了在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大会上，由党派来的北京工人与草原牧民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幸福与友谊的动人场面：

草原的儿女，
将他们最亲爱的同志，
紧抱在那火热的怀里；
把赞美和敬意都献给
党派来的北京的亲人；
“因为你们将电力
带给我们年轻的‘浩特’
我们才能控制
那在云中飞驰的电能；
我们也才能操纵
那些神奇的机器。”

诗人选取典型的场面和富有特征的细节，通过丰富的想象，组成几幅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色彩的画面，热情地赞美了汉族工人来到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帮助蒙古族牧民建设灯火辉煌的发电厂的情景，反映了汉族人民对兄弟民族巨大的不可缺少的援助力量，和兄弟民族人民对党的由衷的感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抒情和叙事的有机结合。诗人在构思的时候，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诗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风趣诙谐的蒙古族老人，热情豪爽的青年牧民，能歌善舞的草原姑娘，他们都以自己淳朴、强悍、勤劳、纯真的民族性格，牵引着读者的情感。从这些单纯而明朗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美好的心灵，看到了他们投身于创造新生活的高昂的劳动热情。

美好的时代，英雄的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开阔了诗人的视野，激发了诗人高昂的革命精神。他以敏锐的视觉观察着草原的深刻变化，以饱满的热情描绘着草原上出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在《蓝色软缎的“特尔力克”》一诗中，诗人通过一位温柔美丽的姑娘，正在为热恋着的意中人缝着闪光的蓝缎“特尔力克”的情景，描绘了新一代男女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在表现这一主题的时候，诗人紧紧抓住母女两人富有特征的语言和动作，加以精心的描绘，造成鲜明夺目的形象来吸引读者：

“新时代的孩子们，
生活前程无限好，
彼此性情都了解，
哎，就该听随他们自己便。”

.....

姑娘低头拿起活儿，
装出不理睬的模样，
其实正好说到了心头上，
羞红的脸蛋更开朗.....

诗人就用这样轻松活泼的笔调，生动传神地描绘了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青年人充满着甘霖般甜蜜的爱情生活。在自然和谐的氛围中，揭示了普通劳动者美好的心灵，表现了一代新人乐观向上的崭新的精神风貌，读来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全诗感情细腻而真挚，形象鲜明而生动，语言朴素而明净，风格自然而含蓄，标志着诗人的创作正在走向成熟。

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纳·赛音朝克图以开阔的胸襟广泛寻求新的素材和新的格调，以反映伟大的时代。他常常从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汲取诗情，摄取富有诗意的生活片断，经过感情的过滤和渗透，提炼出一个新颖的主题，咏唱千里草原的巨大变化，探索翻身牧民美好的精神世界，歌颂领导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的党。这些形成了纳·赛音朝克图建国以后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三

纳·赛音朝克图为庆祝建国 10 周年而写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狂欢之歌》，是诗人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雄伟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诗人诗歌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以建国 10 年来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为主线，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党，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这首长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境界阔大，气势宏伟，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诗人在进行构思的时候，从大处着眼，向纵深开掘，通过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在广阔的背景上，突出了祖国光辉灿烂的 10 年建设和自治区的巨大变化，表现了时代的重大主题。

长诗一开头，就笼罩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面对建国 10 年来“阳光般/光辉明朗的生活”，诗人热血沸腾，抑制不住胸中奔涌的激情：“我要用草原牧人/宏亮的喉咙/欢乐地歌唱”，用“使婉转的金丝鸟/也要羡慕”的歌声，歌唱我们从未有过的新生活。随着这嘹亮的歌声，诗人汹涌澎湃的激情如大江东流滚滚向前，步步深入地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更加欢快的境界。他以赤子之心，忠诚地呼唤着：慈祥的母亲，勇猛的健儿，矫健伶俐的孩子，美好端庄的姑娘，天才的艺人，都来聚集在“鼓舞人斗志的国旗”下，“欢庆我们/澎湃升腾的/建国十周年！”“歌颂黄金时代的/英明的舵手/我们英雄的党！”“歌颂燃起/我们希

望的/美丽的祖国!”诗人赤诚的心紧贴着党和祖国而跳动，真挚的爱在为党和祖国而燃烧。他把自己的一片深情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党。灼热的诗句洋溢着浓郁的赞美之情，澎湃的激情扣击着读者心灵深处的阵阵回音。

长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诗人感情的波澜往复回环，由狂欢转入沉思，对昔日的苦难生活沉入了辛酸的回忆。在黑暗的旧社会，“万恶的刽子手/以屠杀和摧残/猖獗一世，/可爱的故乡/到处被罪恶、痛苦/所笼罩，”“脚镣和手铐/深陷在人们的/脚踝和手腕，/除了痛苦和呻吟/穷苦的人民/没有别的享受。”诗人以哀惋、凄切的感情，表达了对旧社会罪恶的血泪的控诉。在对悲惨的昔日苦难沉痛的回忆中，诗人自然地联想到光明灿烂的今天，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穷苦的牧人”如今被选为“人民代表”；曾经到各地奔波卖唱、沿门乞讨的“可怜的姑娘”，如今“被被誉为/世界上/著名的歌手”；在王爷皮鞭下挣扎的“小奴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变成了英雄”。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处展示出一派阳光明媚的新时代崭新的气象。

接着，长诗通过一件件现实生活中具体形象的描绘，展示出内蒙古自治区解放10年来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自治区的荒野、山麓、草原、工业、农业、畜牧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无不“旧貌换新颜”，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诗人用色彩鲜明的语言，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的强烈对比中，凝练而又概括地展示了内蒙古自治区深刻的历史性巨变，描绘出一幅雄伟壮丽又充满活力的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景，读之令人欢欣鼓舞。

只有了解了内蒙古人民贫穷、落后、苦难的过去，我们才能理解诗人的这种狂欢的感情。今天，那种用血和泪写成的内蒙古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历代残暴的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制

造的蒙汉人民“彼此仇恨”的局面已经结束，一种在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缔结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已经形成并得到巨大的发展，这光辉灿烂的现实，引起诗人无限的遐思。于是，诗人在长诗的第四章，以高亢的歌声和雄壮的气势歌唱了各族人民亲如兄弟般的和睦、友好和团结：

在黑暗的社会里
我们一起
受尽了苦难，
在自由的国土上，
我们共同
创造着幸福，
谁能割裂我们
亲如手足的
兄弟民族？
谁能分离我们
钢铁般紧握的
十个手指

诗人满怀深情地歌颂祖国光辉灿烂的10年建设成就，歌颂自治区的巨大变化，歌颂坚如磐石般的民族团结，最后凝结到一点，在长诗的第五章得出了一个高度概括性的结论——这一切都归于党的英明领导：

让我们用
雄壮的声音
同声歌颂，
歌颂我们
慈母般爱戴的
英明的党！
她是我们

幸福生活的
甘露，
她是祖国
欣欣向荣的
春阳，
她是兄弟般
各族人民的
心脏，
她是建设
共产主义的
先锋。

这一章写得更见大气磅礴，热情奔放，诗人回旋激荡的雄壮歌声，犹如喷珠泻玉的瀑布飞流直下，把读者卷入了诗人感情的漩涡。在表现对党的诚挚感情的时候，诗人驰骋瑰丽的想象，巧设比喻，把党比作“号角”、“旗手”、“灯塔”、“园丁”、“甘露”、“春阳”、“心脏”、“启明星”、“人民的眼睛”、“时代的智慧”等等，通过这些不同凡响的比喻，把抽象的情景化为具体的形象，把感情表达得真切动人，使党的光辉形象更加鲜明，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形象与激情，是对政治抒情诗的基本要求。激情依附于形象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呐喊，形象渗透在感情中才不会是抽象概念的演绎。诗的本质在于给抽象的思想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狂欢之歌》是抒写重大题材，反映重大主题的政治抒情诗，如果处理不好激情与形象的关系，就容易流于空洞的呐喊。而诗人在熔铸题材的时候，却十分注意把思想和激情通过生动、鲜明的形象再现出来，把生动、鲜明的形象融汇在奔腾不羁的激情中，这样就使作品既有金戈铁马式的气势，又有鲜丽明朗的生动画面，从而产生一种耐人思索回味、荡涤人心

靡的艺术感染力量。

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前期，是纳·赛音朝克图诗艺的成熟期，这个时期诗人吹着嘹亮的号角，对社会主义祖国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和歌唱。他的诗形象鲜明，感情激越，格调明快，音韵谐美，喷发着诱人的民族生活气息，闪烁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光彩，充溢着一股催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四

纳·赛音朝克图是植根于内蒙古草原成长起来的民族诗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生活、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素质，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是广袤的内蒙古草原上开出的绚丽花朵，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瑰丽的草原风俗画。在《沙原，我的故乡》一诗中，我们看到了一幅精致的蒙古族牧民四季生活图：

春天，温暖的阳光下，
洼地上漫步着拾粪的姑娘。
秋夜，皎洁的银月下，
大路上蠕动着运草的车辆。

严冬，暴风雪猖獗的时候，
大戈壁便成为遮寒的屏障。
酷夏，烈日燃烧大地的时候，
人们在浓密的树荫下乘凉、歌唱！

诗人把我们带入浩瀚的内蒙古大草原上，让我们观赏着春天艳阳下洼地上拾粪的姑娘，秋夜银月下运草牧人赶着的牛车，

严冬猖獗的暴风雨和夏夜人们在树荫下乘凉、歌唱的生动画面，把蒙古族牧民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和草原风光，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诗人精心描绘的这幅风俗民情画卷中，我们看到了蒙古族人民恬静优美的生活情趣。

蒙古族人民具有淳朴善良的心灵，热情豪爽的性格，勤劳勇敢的品德，这一切在纳·赛音朝克图的诗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在《拣牛粪的姑娘》中，诗人描绘了一个俊秀、温情、淳朴而勤劳的牧家姑娘可爱的形象；在《幸福和友谊》中，从那些淳厚强悍的青年牧民和那个热情好客、风趣天真、挎着老伴纵情欢舞的蒙古族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乐观的民族心理素质；在《白依玛》中，从年轻的蒙古族女英雄白依玛面对敌人屠刀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看到了蒙古族人民勇武顽强、坚贞不屈的民族性格。诗人对蒙古族人民这种特有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的诗意的发掘，使他的诗闪耀着蒙古族人民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光辉。

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语言。纳·赛音朝克图是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他认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最能有力地完善地表现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心理和性格的。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不仅能够鼓舞本民族人民的劳动和斗争，而且也能在祖国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大花园里，增加一枝或多枝别的民族不能代替的独特的鲜艳花朵。”③他以蒙古族口语入诗，用通俗、流畅、生动、活泼的群众口头语言，表现蒙古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象《蓝色软缎的‘特尔力克’》、《两个挚友》等诗，就是用人民大众的口语写成的，诗句明白如话，朴中有巧，能咏能唱，带着鲜明的内蒙古草原的山风野气，读之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纳·赛音朝克图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受到了蒙古族丰腴的民间文学的哺育。他从传统的民歌中不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